

绿色经典文库

GREEN
CLASSICS LIBRARY

只有一个地球

ONLY ONE EARTH

——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美]芭芭拉·沃德 勒内·杜波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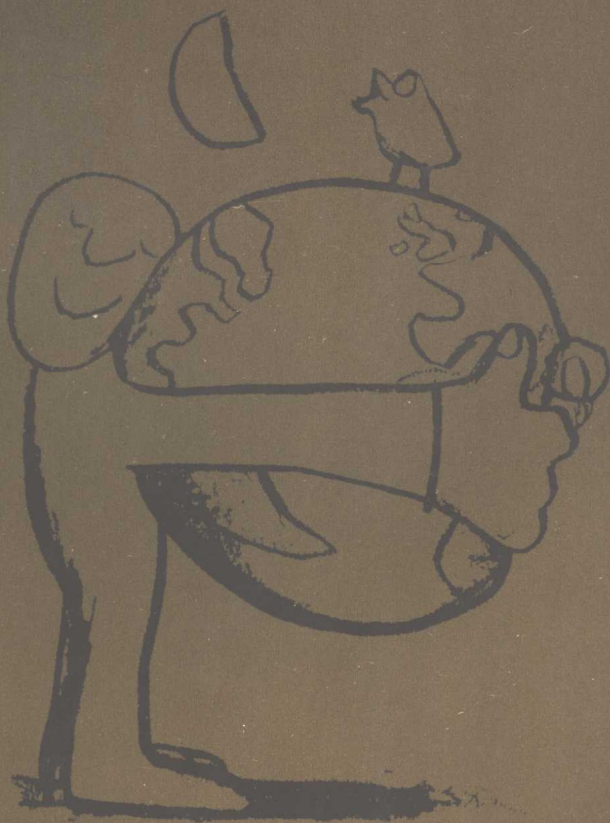
《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 译校

by Barbara Ward & René Dubos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committee of foreign Hazard series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GREEN
CLASSICS LIBRARY

绿色经典文库

只有一个地球 ONLY ONE EARTH

——对一个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美]芭芭拉·沃德 勒内·杜博斯 著

《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 译校

by Barbara Ward & Rene Dubos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committee of foreign Hazard series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arbara Ward & René Dubos

Only One Earth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本书根据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2 年版译出

吉林省版权登记

图字:07—1997—144

(吉)新登字 01 号

只有一个地球

(美)芭芭拉·沃德 勒内·杜博斯 著

《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 译校

范春萍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36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200 册

ISBN 7-206-02810-1

G·741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纠

《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主要贡献者：

主任：曲格平

成员：沈志平 吴子锦 李金昌

程惠中 朱章庚

总 序

环境和生态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大计。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但有关调查却显示，我国公众和学界的环境意识均非常欠缺。我们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

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境保护的事业中。其中许多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公众的巨大震动，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有些甚至被誉为“绿色圣经”。

正是这些书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成了一系列国际性环境保护机构和组织的酝酿成立及国际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也在一定意义上延缓了某些环境劫难的发生时间……

然而在我国，这些著作有的还没有被翻译过来；有的虽然有中译本出版，但无声无息，影响很小；有的虽然翻译出版之

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给读者展开一个绿色的视野。《绿色经典文库》郑重征购版权，将这些久负盛名的绿色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给我国读者。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尽管历时不长，但也涌现了不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绿色经典文库》精选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以记录绿色精神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我们希望，这些绿色读本的系统出版能够形成一股绿色冲击力，增进和深化全民的环境意识；我们也希望，《绿色经典文库》能够成为一个绿色思想库，使中国的学界在消化吸收绿色观念方面有第一手的基本文献可以依靠。诚望各界有识之士对选题和译本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出好这套文库，共同为中国的绿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吴国盛

1997年10月

*An Unofficial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Secretary -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
ment, Prepar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152 - Member Committee of Corresponding
Consultants in 58 Countries*

本书是在 58 个国家, 152 位成员
组成的通讯委员会的协助下编成的,
为 1972 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
人类环境大会准备的非官方报告。

序

1972年

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 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

《只有一个地球》一书, 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 为这次大会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虽说是一份非正式报告, 但却起了基调报告的作用, 其中的许多观点被会议采纳, 并写入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因此, 本书是世界环境运动史上的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献。

本书的两位作者, 芭芭拉·沃德是一位经济学家, 勒内·杜博斯是一位生物学家, 他们广博的知识背景使他们能够胜任编写本书这样的工作。不仅如此, 正像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所说, 他们还应该被看成是一项合作事业的创造性组织者, 因为本书是在 58 个国家 152 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

会的协助下完成的。

书中不仅论及最明显的污染问题，而且还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困境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环境问题。书中始终将环境与发展结合在一起论述，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作者指出：“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还应该注意发达国家对抗污染设计和技术上的发展，对那些效果好、花钱少的方法，通过法令或合同使所有国内外新投资者采用这些技术……经过仔细的计划工作，当前的一部分工业增长可以绕过工业化污染的原始阶段，而把新工艺设备纳入最初的整体设计之中”。本书对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是在归纳、总结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正值十年动乱时期，人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极左的情绪。对待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我们差不多是采取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那时候，我们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给社会主义抹黑。

环境污染并不因为你不承认它就不出现、不存在。事实上，中国的工业污染、城市污染和江河污染已经相当严重。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潜在威胁，决定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代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浩浩荡荡，我参加了代表团的

筹备和会议的全过程。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参会的目的只能是政治斗争，回国以后上报的会议总结里，说的也全都是政治斗争的事情，对于会议的中心议题——环境与发展，几乎只字未提。然而，代表团还是学习到了许多新的东西，特别是我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因为此前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一点了解，学了一点环境保护知识，对照别人，就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实际上相当严重，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回国后，我们继续筹备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由于眼界比以前开阔了，认识比以前深化了，原定的会议内容和参会范围都扩大了。与此同时，我们着手整理和编译从会上带回来的资料，决定出版一批反映国外公害问题的书籍，内部发行，供有关人员参考。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译本首版 20 多年后，本书再次纳入《绿色经典文库》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繁荣向上。从前只能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书，如今堂堂正正成为“绿色经典”，这中间包含了多少思想观念方面的转变。今天，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愿本书为唤起我国读者的环境意识继续发挥作用。

1997 年 10 月

英文版序

这份报告是国际合作中一种独特尝试的成果。58 个国家的科学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了一个大型委员会，作为编写本报告的顾问，其中 70 多人写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对编写本报告的准备工作，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把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两人列为这份报告的作者，是十分恰当的。他们确实负责起草和修改文稿中，做出了自我牺牲，既不顾时间的紧迫，又只有极少的助手，并且还不取任何报酬。他们对全书的风格也是负责的。他们为这份报告所付出的精力，可以说无法恰当地加以形容。

然而，作者在这项工作中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该项合作事业的创造性组织者。因为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是由世界上环境事业中许多部门的权威人士担任顾问而完成的。顾问名单另列。

作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秘书长，我曾于 1971 年 5 月，委任杜博斯博士担任准备本报告的著名专家顾问小组的组长。其目的是从世界上许多知名人士那里取得宝贵的建议，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参加者，同时也为广大公众，提供概念性的

纲要。要求顾问小组的全体成员通读初稿，并提出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在委任杜博斯博士的信中曾讲过，这份报告的最大价值，将在于“当人类活动对环境正在产生深远影响的时候，使世界上第一流的专家和思想家们，就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都能准确地表达出他们的知识和主张”。

这份报告曾被视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许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编写的，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官方约束的一部著作。因此，这份报告不是联合国的正式文件，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向联合国会议秘书处提出的一份报告。对于编写这份报告的成员提出的唯一约束，就是要求他们不要以具体的国际协议或联合行动的方式，来估价各国政府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一些与正式决策有关的背景材料。

许多人对这份报告的编写方法是否可行，曾表示过怀疑。可是不到30天，顾问们就研究了初稿，并写出了他们的意见寄回纽约。70多份意见书均及时收到，并在修改初稿中加以考虑。几无例外，专家小组寄来的意见都是实质性的、明确和具有建设性的。不少意见写得很详尽。

正如作者在前言里所强调的那样，尽管对于某些科学事实没有严重的争议，但对现有许多重要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在有些情况下，顾问们的观点正好互相矛盾，所以主编们要权衡各种因素和意见。有些人认为原稿的内容太杞人忧天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过于乐观。所有的意见都很宝贵，因为对决策者来说，了解专家们有争论的或一致性的意见，都是同样重要的。也许没有一个人会对最后的文本完全满意，尤其是那些提出宝贵意见，而可惜收到太晚，来不及予以考虑的少数专家们。可是我清楚，这种困难的创造性工

作的组织者，在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从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意见中寻求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在重新编排材料的建议方面，以及在核实或校正事实细节方面，顾问们对许多科学问题的提法，都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益的指导。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处对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不负有责任，也没有人要求秘书处批准报告的全文或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秘书处对产生这份报告的协作方式的成功，确实表示由衷的欢迎。并对顾问小组的成员以及所有设法协助这项不寻常工作的人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最后，我必须对哥伦比亚大学艾伯特·施韦策讲座、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深表谢意，感谢他们承担了这份报告的全部费用。并感谢国际环境问题协会对于这项空前的复杂工作的高效的全面安排，提供了指导。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

莫里斯·夫·斯特朗

前 言

这篇前言是从自 40 个国家寄来的大约 400 页信件中提炼出来的。我们曾经要求对《只有一个地球》的初稿提出批评，并对最后文本应当强调的问题提出建议。我们从收到的大量复信中得到了启发。多数信件都超过了十页，从所有信件的语调来看，顾问的大多数对我们这个行星的现状极为担忧，可是却很少有人表示绝望。世界各地和人类事业中不同领域的许多富有思想和学识的专家们，对环境都表示了殷切的关怀，这就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清醒的乐观态度。

顾问们对于初稿中引用的材料谬误、疏漏和不当之处予以的提醒，我们深为感激；而复信中对于将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所表示的极其广泛和丰富的论点，则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和启发。正是由于“人类环境”这个词组的概念有些含混不清，使顾问们有机会从各自的社会和科学的哲学出发，来探讨在专业术语上以不同观点所作出的结论。

在顾问们中间持有的各种各样的见解，比我们预料的要广泛得多，可是远未因此而引起混乱。他们对环境的见解之多，正好说明了人类天性的丰富，正是这种丰富说明了文化的多样

性。自由的人类，不但在他们认为最满意的环境特征上各有差异，而且对生活方式、愿望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都有不同的看法。无论是专家还是一般人，对于纯粹客观的科学问题，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不专门讨论理论生态学的抽象问题，会议主要关心的是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环境特征，这是一个主观的和含义不清的概念。

一位非洲顾问在复信中建议把英文的“人”字 (man, men)，一律用大写的“M”代替原稿中小写的“m”。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琐碎的拼写格式问题，而是表达了环境学家在实际讨论和结论中不能回避的概念性问题。难道人类仅仅是较高级的类人猿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相比，不是就无关紧要了吗？“人”是否在自然界中确实占有特殊的地位呢？

在我们的顾问中，凡是专门从事理论生态研究的专家，自然主张把编写的重点放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上，而把人类看成是破坏生态的一个主要因素。毫无疑义，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来自人类对生态的错误行动。我们日益认为人类不是地球上的寄居者，而是地球的主人。我们把征服客观世界看做人类的进步，即使这意味着常因我们错误地认为与我们幸福无关而破坏了自然界。尽管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在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界之后仍能生存下去，但是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人类还能长期保持它的尊严吗？

筹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政治家们，确实认识到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素质同地球的关系，至少同我们这个地球生态的健全是同等重要的。他们自然全神贯注于缺少食物和舒适生活，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污染物的积累，世界人口的增长以及超越物质需要的某些自然价值所受到的威胁等。此外，他们也认

识到，由于人类已经遍布于地球上的各个地方，所以这些问题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事情了。据最近估计，到 1985 年除极寒冷的地区和高山地带，人类无法长期居住或开发外，其余的陆地表面将全部被人类占据和利用。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在这个极其关键的时刻召开的。现在人类正在完成向全球移植的过程中，学会明智地管理地球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人类必须担负起地球管理员的责任。地球管理员当然意味着是为其他一些人服务。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科学、社会、哲学和宗教的态度，环境学家们对于自己应当成为一个怎样的集团的管理员，有着某些不同的看法。然而，实际上联合国对这次会议的要求，显然是要确定我们应当干什么，才能保持地球不仅成为现在适合于人类生活的场所，而且将来也适合子孙后代居住。

自然资源的日益减少，当然是使人类怀疑地球还有多大能力继续维持未来文明的一个主要原因。对自然资源未来供应的关心，是十分普遍和深切的。欧洲高度工业化富裕国家的一位顾问，竟然提出这样过分担心的建议，他主张人类应当立刻放弃工业化，而集中精力去发展高效率的农业技术！可是这种从工业化中后退的思想，同为了使自已摆脱穷困，而现在刚开始工业化的一些国家的顾问们的意见完全相反。他们知道工业化会带来一些危险，可是他们看到，只有工业化才是达到高生活标准的唯一道路。由于发展工业会给人们带来粮食丰产，减少失业，良好的公共卫生和相当好的舒适生活的希望，所以，根据他们的看法，实际上，几乎任何发展工业的方法都优先于对未来环境损害的考虑。

因为工业增长有赖于大量电力和某些化学产品的供应，所以毫不奇怪，正在争取经济发展的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和计划人

员，都不会改变工业化的主张。用一位亚洲政治家的话来说，就是“盼望着没有烟囱的美景”。诚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环境污染是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而且经验表明，只有工业化达到经济富裕的高水平后，社会上才会出现长远的生态后果。“富足之日就是恶果来临之时”已成为法则，至今仍无形地统治着许多人对待环境的态度。如果在这方面历史重演的话，看来在今后许多年内，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质量势必服从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可是，经济富裕不过是影响人们对待环境态度的因素之一。在我们顾问之间关于对核能看法的巨大分歧，就很能说明，由科学专家来权衡在工业发展中的技术和环境问题的相对重要性是困难的。

就在同一天，我们收到了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关于核能问题的来信，措词都很坚决。他们两位都是著名的人物，不但在自然科学上有很大的成就，而且作为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和国际团体的顾问，他们的社会贡献也很重要；同时，两位又都是来自高度工业化讲英语的国家。他们中的一位认为，《只有一个地球》的正文，对于核能的潜力没有作出很公正的判断，过于夸大了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威胁。形成对照，另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却认为核能完全不应当发展，用他的话说，因为它“完全不适合于生物圈”。许多其他的顾问对争论的双方，都各自表达了同样坚决的观点。

如所预料，关于杀虫剂的问题，顾问们之间也多次出现近乎相反的意见。一位顾问告诉我们，当他在圭亚那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滴滴涕的话，他可能早就死了。许多顾问以同样的心情反复说明，倘若严格限制杀虫剂在公共卫生和农业方面的使用，就会有千百万人死于传染病和营养不良。另一方面，